

乡愁，不是邮票，也不是船票，  
乡愁是记忆里母亲饭菜的味道

# 回到往日时光

□王惠莲[美国]

## 栖息

(外二章)

□柳成荫

小时候，母亲管得严，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，姐姐只能叫姐姐，不能叫名字。吃饭时，吃多少盛多少，不许剩饭，不许说话，筷子不能在盘子里乱扒。晚上和同学出去玩，要告诉母亲和谁出去，去了哪里，八点之前必须回家。如果回来晚了，母亲就会插上门，不让进家。直到邻居出来说明，保证再也不敢了，才能进家。家里来了客人，要先给客人倒茶，倒完茶站在旁边，大人问什么说什么，不问的时候不能乱说话。走路要好好走，不能一蹦三跳的，姑娘家的，疯疯癫癫，让人笑话。平日子里不管和谁说话，都要有礼貌，嘴里不能带半个脏字。和人有了矛盾，就是再有理，再委屈，也只能憋着。吵架、打架就更不用说了，是绝对不允许

的……

于是我就天天盼着快点长大。长大就可以离开家，离开家，母亲就管不着，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早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，晚上想回来多晚就回来多晚。

我就这么一心一意地盼着赶快长大，赶快离开家，却不知道长大后离开家还会有乡愁，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乡愁，老师没教，语文课本里也没有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把自己给盼大了，像笼子里的小鸟渴望蓝天一样，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，从此，就过上了再也没有母亲管束的生活。

没有母亲管束，很自由，也很忙碌。白天忙上班，下了班忙家务。再也没有人管一日三餐吃什么了，想吃什么得自己做。以前天冷了，母亲会

早早准备好过冬的衣服，现在，如果你自己不准备，就得准备挨冻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或者是想母亲了，就回去看看，母亲会张罗一桌子饭菜，然后坐在旁边看着，一边往你碗里夹菜，一边说，这个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，还有那个，那个，全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你呢，傻乎乎的，只管吃，却没有想过，这一幕会成为你将来最幸福的回忆，也是让你最为难忘的回忆。

等你吃了个肚饱溜溜圆，回到家想学着做，却怎么也做不出母亲的味道。这时候，你才会感到，乡愁，不是邮票，也不是船票，乡愁是记忆里母亲饭菜的味道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。突然有一天，正在睡梦中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，电话那头传来弟弟沙哑的

声音：母亲走了！

那个时候管你管得很严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让，用种种框框束缚着你，让你觉得像是活在牢笼中，让你觉得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母亲，走了！

开始哭，嚎啕大哭，哭自己 and 母亲聚少离多，哭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乡，离开母亲，哭自己没能在床前尽孝，没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，哭自己从今往后，再也见不到母亲。

几年后，父亲也走了，从此，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于是，就有了抹也抹不去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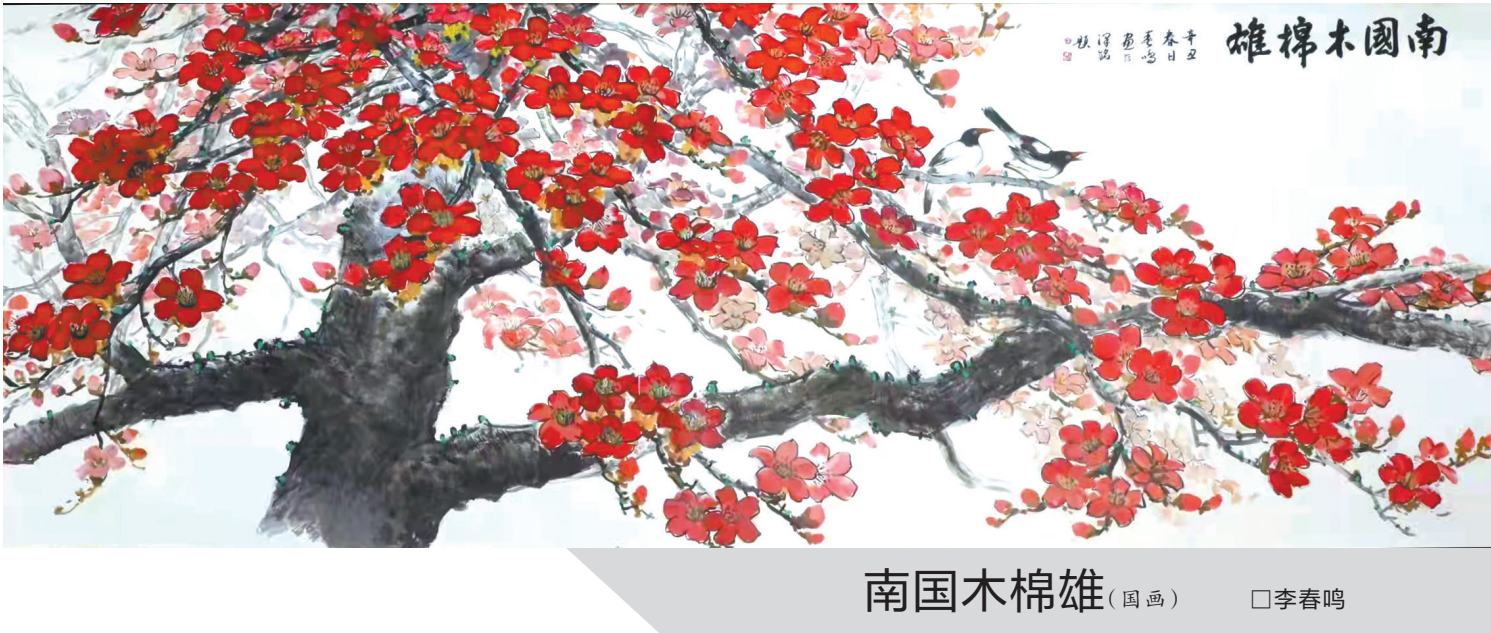
端午时，想母亲包的红枣糯米粽子；八月十五，想母亲用月饼模压的糖月饼；过年了，想母亲包的饺子，母亲做的新衣，母亲压在枕头底下的压岁钱；心乱的时候，想听听

母亲哼的小曲；睡不着的时候，想听听母亲的唠叨……可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再也唤不回来了。

于是就做梦，梦想着有一天回到小时候：母亲又怪我回来晚了，又说我买的塑料鞋露着脚趾头不好看了，又说我不会过日子，不该把她床底下的旧鞋子、木箱里的碎布头都扔了，又说我老大小了，对自己的事也不知道上心，又说我从小犟脾气，要记得改一改啊……

我就这样在梦里一遍遍地被母亲管着，一遍遍地品尝着童年的幸福生活。

对于我来说，乡愁的滋味，就是被母亲管着。它不是诗，也不是歌，它是歌里唱的那句：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，哪怕只有一个晚上。



南国木棉雄(国画)

□李春鸣

在民心民意中  
建立的丰碑，是任何一方石刻丰碑所  
无法比拟的

## 石上秋声

□朱寿桐[澳门]

雁荡山天下奇秀，括苍山云海无边。两座名山相隔不远，却拒绝彼此牵连，遂有白龙山、四都山等精致山岭延其间。

从名城温州到乐清梅溪，驱车不到半个小时，一路稻香果熟，风光无限。远山如黛，近水如带，似乎就在一刹那，强劲的风风将漫山遍野的翠绿吹成了沉着的深碧。草色苍茫之间，灰黑的路径切割着白水的逶迤，一派秋气，一丛秋色，一岭秋景，一袭秋光。秋已经深沉到老熟的光景，但在秋色的包围中仍然装点着些许与春光相连的青翠甚至碧绿，似乎在提示路人：这毕竟属江南地界，寒秋尚远，寒意几无。

然而，秋色秋气是确凿无疑的。雁荡山的山名暗喻秋雁归荡，括苍山的山名隐含苍狗白云，寥廓沧桑，都是典型的秋的景象。白龙山传述瘦杖的仙风道骨，鸡江传达的仍是一鸥凌波的秋天意象。南宋著名政治家王十朋册号梅溪，但这梅溪亦名淡溪，淡然溪流，显然又应着零落秋景。辗转间来到四都山麓，进入状元故里，扑面而来的是南宋风格的椒墙灵壁，当年的草堂书影，历史的金戈铁马，久远的显赫政声，都隐没于江南秋色中。

作为南宋时銜至龙图阁学士且政声斐然的王十朋，在乡间及浙南一带受到官场推崇，民间膜拜，南戏中有《荆钗记》编演其不顾权势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故事。王十朋纪念馆，楼阁，亭台、中庭、长廊、瞻堂、碑林、金桥、祭塔一应俱全，宏阔宏壮的建筑与精彩精致的碑刻相得益彰，将梅溪秋景装点得分外净朗。

遗憾的是，碑林中并未突出主人公王十朋的墨宝，那本应该是一座石破天惊的丰碑。

为弥补计，接待的朋友带领着踏一路秋色，行程4公里，来到淡溪镇桥底村后边山，赫然见到手书“桂岩”二字，每字径近达米，刻于桂屿巨岩上，左书横写，中锋楷体，遒劲有力，题款为“建炎三年秋王十朋”，正是秋兴命笔，秋风勒石的印记。

据说，王十朋离职饶州、泉州时，百姓涕泣遮道，苦苦挽留，甚至必经的桥梁折断。王十朋离开泉州一年多以后病逝故里，“泉州人闻公丧，会哭于元僧舍，又立祠堂以事之”。这就是泉州东街的海溪祠，又名王忠文祠。

一个在地为政不过一年的官员，能得如此民心，可见王公道德文章之高，其在民心民意中建立的丰碑，是任何一方石刻丰碑所无法比拟的。

罗浮山上美景如画，滋养  
双眼，罗浮山下的豆腐  
花，滋养身心

罗浮山下，流传着一种受人欢迎的特色美食，那就是豆腐花。

罗浮山上美景如画，滋养双眼，罗浮山下的豆腐花，滋养身心。领略完罗浮山的风光，再下山喝一碗豆腐花，是件极其惬意的事。很多时候，只吃一碗还不够饱，离开时，还要带上几箱豆腐花回去品尝，或将这份美味馈赠亲友。

罗浮山豆腐花历史悠久。南宋时期，为避战乱，无数中原人向南迁徙，一部分人来到罗浮山周边，见这里山青水秀，便定居于此，与本地原住民和谐共处，逐渐形成了客家人。中原人南迁时，也带来了中原文化和饮食习俗，豆腐花就是那时传到这里的。客家人就地取材，采用本地的大豆和山泉水制作，使罗浮山豆腐花拥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风味。

罗浮山古时被称为仙山，有着“岭南第一山”的美誉，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历。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隐居罗

浮山，在此采药炼丹，修道终老。宋朝大才子苏东坡来到罗浮山后，留下了“罗浮山下四时春”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赞美佳句。深厚的文化底蕴让罗浮山充满了厚重神秘的气质，也为罗浮山的万物增添了不少灵气。

灵山秀水孕育好食材，好食材才能做出好的豆腐花。本地大豆与山泉水相遇相融，是珠联璧合的强强联手。

罗浮山的山泉水，源自森林的山峦深处。山上植被繁茂，纯净无污染，从地下岩层涌出的天然水，汇流成泉，清澈洁净，清冽甘甜，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用这样的山泉水制作的豆腐花，自然惊艳。

罗浮山常年阳光丰沛，气候湿润舒适，四季如春，加上良好的生态环境，肥沃的土地，本地生长的大豆生机盎然，蛋白质和糖分的含量极高，还自带一种天然的大豆甘香，没有普通大豆的腥腻之气。

罗浮山豆腐花的制作，十

分讲究。先去掉劣豆，取来新鲜的山泉水浸泡十几个小时。

浸泡后的大豆圆滑饱满，丰润透亮，像颗颗硕大的金色珍珠。

把泡发好的黄豆放进石磨，推动石磨不断碾压打磨，黄豆华丽转身，变为浓稠的浆汁缓缓淌下，宛如琼浆玉液从磨上飘落。

点燃灶堂里的柴火，把豆浆倒入锅中，加入山泉水，放入捣碎的冰糖，慢慢熬煮。豆浆煮沸，去掉豆浆表面的浆皮，用纱布将豆渣过滤掉，再往里加入适量石膏粉搅拌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在锅盖上铺上棉布。

随着锅里温度不断升高，过一段时间，掀开棉布，豆腐花已经凝固成形，雪白无瑕，细腻光洁，闪烁着半脂白玉一样晶莹剔透的光泽，清新淡雅的大豆清香飘逸四散，宛如从乡野吹来的阵阵清风，沁人心脾。

盛上一碗豆腐花，迫不及待吃起来，软糯绵密的口感，丝绸一样爽滑，鸡蛋羹一样鲜嫩，花蜜一样清甜，入口即化，一种

说不出的温柔和甜蜜，直达心灵深处。

暑热难耐的夏天，将豆腐花冰镇一下吃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当冰凉清甜的豆腐花滑进嘴里，丝丝清甜和冰爽瞬间溢满心田，仿佛有一泓清凉的泉水，缓缓淌进心里，洗去心中的疲惫和烦躁，浑身透着幽幽凉意。

古往今来，罗浮山下许多勤劳的乡民，将做好的豆腐花挑在担子上，走街串巷贩卖，也有一些人，将豆腐花拉到集市去卖。罗浮山豆腐花的美味不断传递出去，钟情它的食客越来越多，靠豆腐花为生的人也越来越。渐渐地，罗浮山豆腐花声名鹊起。

一个地方的魅力源自它的山水风光、风土人情，还源自它的美食。我想，罗浮山能吸引无数游人为之驻足停留，也少不了豆腐花的增光添彩。一碗碗豆腐花，经久不衰地在食客的舌尖和心头缠绵、流转……

□吕珍珍

## 留不住的，留得住的

了七律《怀涓池寄子瞻兄》。后来，苏轼赴陕西凤翔做官时又经涓池，故地重游，感慨系之，写下了《和子由涓池怀旧》一诗：

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

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坏壁无由见旧题。

往日崎岖还记否，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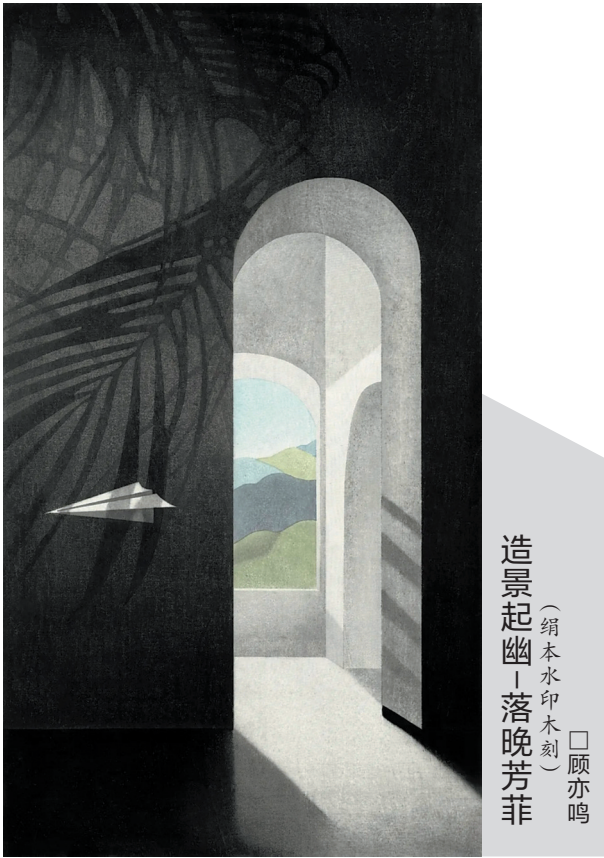
这首诗中被反复提及的，是人世的无常，乃至虚无。人生无定，如同飞鸿偶尔从雪上踏过，只留下指爪的印痕，飞鸿却已杳无踪迹了。不是吗？且看眼前：从前遇到的老僧已经圆寂了，只有那新建的塔，证明他曾存在过。那题诗

的墙壁也崩塌了，诗自然也看不到了。若再往深处想，雪一化掉，连那浅浅的鸿爪印痕也

会消失；那新建的塔，早晚也会像墙壁一样坍塌。一切都会终将在岁月中毁灭，人只有徒唤奈何。

没有永恒的、能够把握的东西呢？诗的末联，苏轼给出了他的答案：“往日崎岖曾记否？日长人困蹇驴嘶。”在这物人皆非的破庙里，唯一鲜活的，是两人当年坎坷经历的回忆，是旅途困顿的沮丧以及兄弟相互扶持的温情和慰藉。地老天荒，而记忆永恒。记忆之所以永恒，是因为有情感的濡染。

论者称宋诗重理趣。苏轼此诗所探讨的，是宇宙与人生中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之理。耐人寻味的是，他对“理”的领悟，却最终落脚于“情”的价值。正是这亘古不灭的“情”，使苏轼“日长人困蹇驴嘶”的回忆，千载之下仍有共鸣。



造景起幽·落晚芳菲

（铜本水印木刻）

□顾亦鸣

翩，飞时仙子驭风……一声长唳，抬头望时，鸟岛的上空，满是飞翔的诗行。

### 舞蹈

不再厌烦夜的黑。尽管它曾吞噬一切，却独愿，衬托鹭的白。

那种白，自然，脱俗。从纯洁的天边来。

穿越不可预知的荆棘、流弹或谣言。在一片宁静的水域，在一根时值线似的缆绳上，羽化为轻舞的音符。

仿佛有欢愉的鸣唱之声，掀动夜的裙裾，令一缕亮光回荡为湖海的涟漪。那骨子里透出的白啊，高蹈而歌，清风满怀。

感到打牌带来的空虚与无聊，惧怕  
自己慢慢变成自我厌恶的那类人，决定  
从头补习英语，再战考研，终于摆脱那种  
考验人性的处境

## “告密”往事

□龙扬志

当年工作的乡村中学在山旮旯里，青年教师不少，业余时间聚到一起扯闲天，久了也很乏味，打球、下棋固然可以消耗多余的精力，但真正能广泛调动积极性的，还真只有“搞活动”——这是起初同事约牌的暗号，很快人所共知，普及为牌友之间日常问候的用语。

打牌于我而言，自然是一项爱恨交加、欲罢不能的活动，尽管搞活动给我带来的沮丧远多于愉悦，过程本身是乐趣无穷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对数字不断增减的游戏充满厌倦，决意去远方“寻找别样的人们”，通过逃离的方式摆脱环境对卑微灵魂的操控。

有人说没有癖好的人不可爱，以为没有深情，其实也未必，我见过很多打牌上瘾的人，根本就不可爱。一开始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，“麻将不过是一种游戏，玩玩有何不可？”待日浸月淫，经受若干回孤注一掷、死里逃生、惊天逆转的历练，人类好斗的本性得到充分培育，于是乎就有了赌瘾。

我在长沙念书时，又回到原来的学校，盘算着一边教书，一边复习英语，准备考研。既然如此，非得立下远离牌桌的大志不可。天下牌局，总有缺人的时候，同事隔三岔五喊我，“老志，三缺一啊，三缺一啊，快来摸两把，球叔上课去了快来替个脚，一会下课你就没戏了”。跟牌友们一起有说有笑，自然比记单词、练听力好玩得多，但我终不为所动，还真的一直坚持到考研结束。

老校长一心扑在山区教育事业上，梦里都在抓教学质量，没什么业余爱好，自然不会打牌。刚开始他也觉得青年教师精力旺盛，“要牌子”并不要紧，后来听闻我们打牌的彩头越来越大，校园流传着各种赌坛传奇，对于老师们分神甚是担心，便在周头会上立下规矩，禁止上班时间打牌。等我进修回来，已

经紧缩为工作日不能打牌，后来连双休日也不能在校内“搞活动”了。

规矩越来越严，但高手从来不缺江湖。普通玩家要找嗨场就没那么容易了，毕竟规矩立在那里。周头会开过之后，校内牌局很快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，直到某天放学之后，我跟同事到中心小学喝酒聊闲天，顺便提及学校全面禁赌之事，感叹好久没摸过麻将跑胡，对方提议来几把，不料第二战场居然就此开辟。

大概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，校长突然派人过来找我，说请我去办公室谈谈近期工作。通知很突兀，平时有事一股在校园里面碰面就顺便聊了，我预感没什么好事。果然，进门正对面就是几位校委会成员，校长坐在中间，两边分别坐着教导主任、政教主任、财务出纳。校长跟我寒暄了几句，旋即切入正题：“你是从外面进修回来的骨干教师，希望各方面起到模范作用，这次要配合校务会工作。”然后直接问我，最近在哪些地方“搞活动”。

我看无可回避，如实招供。

有人对我“告密”流露出错愕，也有人肯定我的判断，反正找到了源头，必然会有后续处理。持续一周的谈话导致所有参与打牌的人员被牵涉，远远超出我所供述的范围。处理结果是高举轻落，每人罚款50元，工资里直接扣除。

不论原因和结果如何，那都是值得记入我个人史册的告密往事，也检测出自己是软弱之人。

那年春天得到了考研胜利的消息，我后来又打了很多牌，虽然赌注不大，却从牌桌上看透了人性，包括自己心存侥幸的弱点。即便我不至于在课堂上喊出“抢枪”之类的胡言乱语，终于也感到打牌带来的空虚与无聊，惧怕自己慢慢变成自我厌恶的那类人，决定从头补习英语，再战考研，终于摆脱那种考验人性的处境。